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回 陳河道拯民脫難 鄒按察救駕誅奸

仁聖天子見日清戰經兩個時辰，不能取勝，又見陳仁槍法厲害，始終並無破綻，料日清決難敵得住。急忙率同段玉衝出陣前助戰，段運松自在門樓上擂鼓助威。誰料敵陣上教師李忠、何安等一齊圍將上來，截住廝殺，不容幫助日清。此際仁聖天子與段玉只得急架忙迎，刀來槍擋，槍去刀迎，相殺兩個時辰，戰經三〇餘回合，看看不能取勝，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。此時仁聖天子且擋且走，拼命奔逃，豈料敵人勢眾，圍困前來，竟將仁聖天子與段玉困在核心。日清見天子與段玉被困，一時心忙意亂，手略一鬆，卻被陳仁一槍刺來，日清連忙閃過，不提防，李炳橫掃一棍，日清一交跌倒在地，迎面朝天。陳仁等急上前拿住，用繩捆縛，送往營中，候葉公子發落。陳仁等翻身復來夾攻天子與段玉，誰料又有黃振、蘇昭各生力兵，衝出相助，更加厲害。殺得七零八落，莊丁〇去其七，段玉見勢不好，恐防有失，不能取救，慌忙丟下聖駕不顧，獨自提槍，奮勇左衝右突殺出重圍。那仁聖天子亦因重重圍困，水泄不通，諒難兩下相顧。只得東奔西走，冒險衝圍，往來數次，筋疲力倦，仍舊不能衝出，這是仁聖天子應該有這場驚險。

葉振聲見各教師戰了許多時，尚未能捉得仇人，猶恐被他走脫。因此尋齊親兵及稅廠巡丁，親自出營觀戰，卻被這班巡丁，指聖天子道：「這人是為首燒稅廠的高天賜也，〇分厲害。」葉公子一聞巡丁之言即時大怒，正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，忙著家丁火急前去報知各教師，務要生擒高天賜，方消此恨，切勿放走。各教師聞之，依照公子吩咐，不敢怠慢，各欲爭功，喊聲大震，四圍追趕過來，齊聲喝道：「公子有命，快些捉拿高天賜。」猶如銅牆鐵壁一般圍將上來。仁聖天子正在危急之際。

再說段玉奮起精神衝出圍外，無心戀戰，急忙逃走去求救兵。正是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若漏網之魚，一口氣跑了不知多少路。適值江南分巡淮揚海河漕務兵備道陳祥，係陝西人，由翰林出身擢授此職。是日乃三八堂期，應到臬司衙中理事，正在鳴鑼喝道，那段玉因跑得勢猛，留腳不住，橫衝了憲臺道子，卻被差役拿住，問是何人。段玉正思首告葉振聲，苦無門路，抬頭見是兵備道牌扇，極口喊冤。道臺喝道：「你有何冤事，在此叫喊，快快就此說來，饒你之罪。」段玉道：「小人是避逃難出來的，有天大事情，要首告，不敢當著眾人明言，求大人帶小的到私行密稟。」大人吩咐：「帶他回衙。」一進衙門，便把段玉帶到後堂，問他首告何事？

段玉連忙跪稟道：「小的是前翰林院段運松之親姪段玉是也。因奸惡葉振聲私通山賊，開設稅廠，剝削小民，小民心中不眼，不肯遵抽，被他欺壓，偶然遇著高天賜老爺，問起情由，將他稅廠燒了，以除民害。後到小人莊上與家叔聚會。小人方知高天賜即當今天子，誰料葉振聲狼心賊性，未肯干休，聞知對頭在小人莊內，立刻聚集山賊嘍囉及亡命凶徒、家丁等眾約有數千人馬，廝殺前來，四面圍困，水泄不通，家叔聞報大驚，即奏知仁聖天子，設法退敵。」

天子見奏，聖心大怒，即時命周日清打頭陣，著家叔在望樓上擂鼓助威，又吩咐日清，如係戰敗，即刻衝圍，走往各衙報知，調兵剿賊。若係戰勝，他隨同段玉出來幫助殺賊。囑畢各人裝束停當，日清先行出戰經有三〇餘回合，未能取勝，仁聖天子急忙與小人一同衝出接應，皆因人眾我寡，看看越戰越多，不能抵敵，以致日清被擒，仁聖天子被困。小人唯恐失陷無人取救，只得衝出重圍，拼命逃生，致有闖道之罪，乞大人寬恕。」

陳道臺聞說，如冷水淋頭，一驚非小，即忙請起段玉坐下，說道：「令叔與我同年，彼此係屬年家，無庸拘禮，現在既係仁聖天子被困，有無傷害？」段玉道：「無傷，蓋因葉振聲發下號令，要生擒活捉，所以未有損傷，還算不幸中之大幸。大人宜急急設法，調兵救駕為要，稍有延遲，恐防誤了大事。」陳道臺道：「然也，為今之計，我們火急到臬臺處稟明，調集各營武弁，點齊各路軍兵，速赴前去救應，方免失誤事機，年姪你道如何？」段玉道：「務急就是。」陳道臺即時傳令，著本署兵官，速速點齊兵馬，即去臬臺署前聽調，無有延誤。令畢，隨即與段玉上馬先行，直往按察衙門。段玉下馬，走至報事鼓旁，雙手拿棒將鼓亂擊，衙役慌忙喝問何事？段玉道：「有軍機大事密稟大人，速速報知。」衙役聞言不敢怠慢，急忙入內報知，鄒按察聞報大驚，未知什麼機密，忙傳話請見段玉、陳祥一同步入中堂。

鄒按察見陳祥軍裝打扮，復又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，有何機密？因何如此裝束，快些說來。」陳道臺忙稟道：「他乃段運松之姪段玉是也。緣聖駕下臨段府，卻被奸賊葉振聲統領山賊，將段府前後重重圍住，仁聖天子被困，與日清力戰，不能抵敵。現因事關緊急，不能延緩須臾，因此卑職先將本衙兵並調齊，在轅門候令，請大人定奪。」臬臺聽稟，依允，立傳值日書差上堂，著令草檄文呈上觀看。其檄云：

欽命江南等處，原提刑，按察使兼理其傳事，鄒為檄飭各營士兵遵照事，現據淮揚海兵備道陳祥赴轅稟報，有奸賊葉振聲，係前任兵部尚書葉洪基之子。禍因本年，賊子葉振聲串通山賊，私設稅廠，害國殃民，情同叛逆。偶值聖駕微行至此，洞燭其奸，特將稅廠燒燬，以除強暴而安善良。詎料賊子狼虎成性，不知悔過，膽敢聚集山賊等亡命之徒，借報仇為名，圍困段府，因此觸怒天顏，親臨退敵。奈賊黨眾多，輪流誘戰，以致仁聖天子被困，及周日清將軍力怯被獲，有驚聖躬。本司據稟各情，驚慌倍切，合亟出檄傳報，為此激爾各營士兵知悉，檄到即便遵照，立即點齊本部兵馬，前去救援，事機緊急，無稍延緩，致於罪愆，須至檄者，速速。乾隆 年 月 日檄

各差役接了檄文，趕急分報各營，催取救兵，不消片刻，各路保駕之兵，一齊俱到鄒臬臺處稟見。參將馮忠、游府陳標、都司周江、守備李文到四營將官一同叩見，其千總、把總、雜長、隊長並四營馬步兵，俱在轅門候令，共計約一萬有餘。臬臺見將勇兵強，滿心歡喜，即時傳令放炮起行，登時拔營俱起，正是炮響三聲，旗分五色，人馬浩浩蕩蕩，殺奔段府而來。話分兩頭，不能並說，只得放下此邊。

再講那邊周日清被擒，被陳仁、李忠等解到葉公子案前，公子大喝道：「你二人膽敢將吾稅廠燒燬，今日被擒，有何話講？」日清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目無國法，妄上橫行，刻下死罪臨頭，猶未知悔，你好好將吾放出，萬事干休，如若不然，我們伙計知吾被陷在此，一定前來救應，斬草除根，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，悔之何及？」振聲聞言，只激得怒氣衝冠，即以手指日清罵道：「今日你肉在砧上，任我施為，尚敢胡言亂語，真正死有餘辜。」即對陳仁說道：「某本欲將日清置之死地，以報深仇，奈他們餘黨尚多，未曾盡捉，恐防為害不淺，故欲待其餘黨前來接應，然後合力捉拿，一並治罪，尚未為遲，你等主意如何？」各人皆道：「吾等亦正欲如此也。」正是：

預備戈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鱷魚。

公子即時吩咐家丁，將二人帶往左面囚房監押。又撥家丁二〇名輪流看守，以防疏漏走脫。說完，隨與陳仁、李忠等，復至段家莊接應。忽聞炮聲連響，驚天震地，各人正在狐疑，見家丁走來跪報：「公子不好了，小的聽得鄒臬臺命同四營將兵，約有萬餘人馬從四面殺來，不敢不報，請今定奪。」振聲聞說，大驚失色。陳仁勸曰：「公子不用驚慌，自古道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何用懼他？趁他現時兵馬未到，宜早預防迎敵，殺他片甲不回，方顯我們手段也。」公子道：「全仗調遣。」當時陳仁、李忠各教頭，俱各分四面，迎將上去，又傳齊莊丁，倘敵人一到，立即衝營截殺，我且不提。

回言鄒臬臺率領四營兵勇，火急前行，不消半日，前哨官稟報：「離段家莊不遠，請令定奪。」臬臺聞言，即時傳令人馬，並著四營將官，前來聽令。馮忠、陳標（周江、李文釗四人，一齊上帳請令，臬臺吩咐道：「你四人各領本營兵馬，分為四路攻打，遇見聖駕，便為頭功。若一路勝仗，即合兵相助，使敵人不能首尾相照。料必大勝。」又令段玉：「同兵備道陳祥，帶領本營兵馬，往來照應，捉拿奸賊，方無脫漏也。」各人遵令前行，看看將近段家莊門前，尚未紮下營寨，突遇陳仁、李炳由東面衝擊而

來，馮忠先到，急忙接戰。李忠、黃振又從西面衝來，陳標急忙迎住廝殺。又有何安、勞彪自南面衝來，周江即刻上前擋住，又見葉振聲率領蘇昭從北方殺來，卻又撞了李文釗，兩家接住廝殺。不提防鄒臬臺」中軍兵又到，連忙左衝右突，四處幫助去了。

那裡段玉與兵備道陳祥兵到葉府，見無人把守，趁勢衝入府中，逢人便殺，各壯丁僕婦，人人惜命，個個逃生，段玉殺得性起，不分男女老少，槍到就亡，血流遍地。陳祥見此情形，又不能阻攔，因尋不著周日清，恐怕有誤大事，滿心焦躁，左思右想，莫可如何。正是人急智生，偶然想出一條計策來，急忙衝入內堂，適遇一人慌張奔走出來，卻是官樣裝扮。陳祥自忖此人必有來歷，待我捉住他，那怕他不說真情。即忙將他拿住，那人便像殺豬一般叫喊起來，又值段玉趕到，見了便叫：「快將這奸黨殺了，何用多言。」陳道臺道：「不可，我自有用處。」隨轉口問道：「你是葉府何人，把周日清老爺困在何處，從實說來，饒你一死，不然就取你狗命！」那人慌忙答道：「好漢饒命，我我我姓莫名問誰，充當葉府師爺，你你你們周日清老爺，現下押在囚房裡頭，因公子欲盡獲餘黨然後報仇，故未有傷害也。」陳祥聞言大喜，即著莫問誰引至囚房內，即將兵丁趕來，打破國門救出周日清，回頭將莫問誰一刀結果了。與日清在後趕到段家莊。正遇仁聖天子。

那葉振聲及各教頭，見了周日清在陣，一時摸不著頭腦。又遇生力兵上來助戰，不能抵擋，俱各大敗。葉公子與蘇昭力敵兩軍，並無怯戰，卻遇仁聖天子與日清到來助陣，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葉公子一見，心忙無措，卻被李文釗一槍刺去，正中咽喉，結果了他的性命。日清將雙鎗照蘇昭頭上打來，丟了半個天靈蓋，嗚呼一命哀哉。其餘家丁各自逃生，日清等也不來追趕。仁聖天子回頭，見餘黨尚眾，即與日清等急趕上前，分頭幫助捉賊。陳仁等被馮忠追逐，正在力怯，且擋且走，卻撞了日清衝來，攔腰一鎗，把陳仁打下地來，馮忠上前一刀取了首級。李炳欲來救應，反被日清敵住，一來一往，一衝一撞，不提防馮忠取了陳仁首級，從後追來，舉刀一劈，去了李炳一隻左手，負痛而逃。日清奮勇趕上，一鎗結果了李炳，那邊李忠、黃振又遇了仁聖天子生力軍，自思斷難抵擋，急急奔逃，卻撞了馮忠合兵上來，與陳標首尾夾攻，生擒李忠、黃振。

這裡周江與何安、勞彪戰鬥多時未能取勝，正值三路官兵得勝圍上前來，將何安、勞彪困在核心。四面受敵，縱有七手八臂，焉能抵擋得住，欲待衝圍，又不得出，況且槍挑刀劈，亂砍下來，殺得何安、勞彪二人汗流浹背，眼目昏花，手下兵丁七零八落。正是上天無路，人地無門，自知抵擋不住，束手受縛。各兵丁急將何安、勞彪二人捆縛，即時解上，送仁聖天子案前，請旨發落。

斯時，仁聖天子見奸黨剷除，□分大喜，即傳令鳴金收軍，安下營盤，再作商議。鄒臬臺聞命，立即傳齊馮忠等四營將官，點視三軍，有無受傷事情，於是各自回營查明，一同稟覆道：「各營弁兵，托賴大人恩蔭，又值天威下臨，所以奸賊一律肅清，兵丁並無損傷，皆國家鴻福所致也。」鄒臬臺聞稟□分大喜，即將擒來奸賊李忠、黃振、何安、勞彪等四名奏明，請旨定奪：「再葉振聲等四命，均係在陣上當場殺斃，如何辦理之處，出自聖裁，臣等理合一並陳明，恭請聖旨發落，不勝待命之至。」仁聖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悅道：「卿等救駕有功，朕心甚嘉。可恨這班奸賊，害國殃民，復欲謀害朕躬，實屬罪大惡極，不容寬赦。至首惡葉振聲等業經殺斃，著無庸議，惟李忠等四賊，著即行正法示眾，以儆奸暴效尤，而安良善。」

鄒臬臺等，即將四賊遵旨正辦，割下頭顱，揭竿示眾。

仁聖天子見諸事辦妥，□分歡喜，著令各官將兵勇，散回營中，以重職守，又令鄒文盛暫行回行供職，俟有旨下之日，另行升賞，以表功勞，兼註銷此案。「朕與日清仍舊要往別處遊玩，不能在此耽誤太久，卿等切勿揚言出外，致生事端。」說完正欲與日清出營，恰遇段運松尋著回來，仁聖天子吩咐段運松道：「朕已草密旨一道，段卿可從速回京，帶往軍機處，交劉墉開讀，自然仍著你在翰林院供職。待朕回京之日，再作升賞，卿家從速回莊，打點一切。」說完，即與日清別了各官，出營前去。鄒臬臺欲率同文武遠送一程，仁聖天子不準備官送行，就去了。

回言段翰林，見天子已去，自己又有王命在身，急急與段玉拜別各官，回莊打點去了。然後鄒臬臺飭令兵備道陳祥及四營將官，各人帶領兵勇，回衙供職，恭候旨下不提。

再說段運松叔姪回到莊上，見四處頹牆敗瓦，屋宇悄然，不覺潸然下淚，說道：「古道君臨臣宅，一定有鬥殺。此語非誣也，今日雖然家散人離，猶幸剪除奸賊，報還此恨，也領天恩，復還原職。」正在思想，忽見家人婦子陸續回來，運松因一家團聚，□分歡樂，隨即吩咐段玉道：「我現在有聖旨在身，不能耽擱，刻日就要起程進京，你可在家謹守田園，照顧家務，並趕緊僱工匠來莊，修理各處交壁為要。我因京差緊急，不能在家經理，親自打點一切。」再三叮囑，然後吩咐家人段祿，收拾行李、馬匹齊備，主僕二人望北京進發。沐雨餐風，曉行夜宿。正是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不一日，來到皇都內地，已是黃昏時候了，主僕二人商議、現在日已西沉，不如尋得客寓，歇過今宵，明晨再到軍機處可也。主僕連忙入店，用過晚膳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晨起個黑早，梳洗已畢，用些點心，運松穿起衣冠，著家人段祿帶齊手本，同往軍機處。段祿領命引路到軍機房來，將手本傳入，傳帖官拿起一看，上寫著前翰林院侍讀段運松稟叩，見是太史公手本，不敢延慢，急忙上前稟明各大人得知。劉墉聞稟，滿腹狐疑，他係被革翰林，何以又來此地？莫非有甚機密，立著傳帖官請見，運松一聞請字，急忙舉步入堂，即有陳宏謀、劉墉等一班大臣接見道：「不知先生遠臨、有何教諭？」段運松拱手對道：「不敢，學生有密旨在身，不能全禮，請劉軍機跪接。」劉墉聞說大驚，即排列香案，恭接諭旨。不知劉墉如何迎接之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